

笔记小说精品丛书

测鬼神之情状
发人间之幽微
读狐魅之故事
梦幻之「围城」

淞滨琐话



〔清〕王韬著·寇德江标点

【笔记小说精品丛书】

淞滨琐话

〔清〕王韬著

寇德江标点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淞滨琐话/(清)王韬著. —2版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5.5

(笔记小说精品丛书)

ISBN 7-5366-3197-9

I. 淞… II. 王… III. 笔记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36755号

[清]王韬 著 寇德江 标点

▲ 淞 滨 琐 话

(笔记小说精品丛书)

责任编辑 寇德江

封面设计 邵大维
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875

字数 246 千 插页 2

1996年3月第一版

2005年5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5001—10000

ISBN 7-5366-3197-9/I·571

定价:20.80元

前 言

《淞滨琐话》是清末王韬的一部笔记小说集。

王韬（1828—1897），清末政论家，初名利宾，后改名韬，字紫诠，号仲弢，又号天南遁叟、弢园老民，江苏长洲（今吴县）人，秀才出身。1849年（道光二十九年）在上海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工作。1862年初（咸丰十一年底）回乡，化名黄畹，上书太平军，被清政府通缉，逃往香港。1867—1870年（同治六至九年），赴英国译书，并游历法、俄等国。1874在香港主编《循环日报》，评论时政，宣传变法，主张设议院、广贸易、开煤矿、筑铁路、兴织纤、造轮船、办学校。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回沪居住，主持格致书院。

王韬一生著作甚丰。著作有《弢园文录外编》、《弢园尺牍》、《淞隐漫录》、《淞滨琐话》等数十种。

《淞滨琐话》，从总体上看，避开政治，少谈国事，似乎隔绝尘世，然而仍有可供后人借鉴之处。这主要体现在：

一、构思新颖、奇妙。

《淞滨琐话》几乎每一短篇，都仿《聊斋志异》而作，多写鬼神、异怪、剑仙、名娼、艳妓、道士之事，人、鬼、神、怪之线索夹交叉叉，扑朔迷离，人被神化，神被人化，仙境恍若人境，尘世亦有仙缘，造出奇境、幻境、梦境、梦中梦境。这在构思上可谓出神入化、别具一格。

二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。

该书中有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，有鞭挞贪婪暴戾的统治者，有赞扬身陷逆境却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儒生，有斥责见利忘义、诬陷忠良的小人……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读者可从书中领悟到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及其独特心态。

三、有较高的写作技巧。

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，在塑造形象时采用了夸张、比喻、拟人等手法，尤其在塑造妓女形象时，用了大量的诗歌加以形容，写得活灵活现、具体生动。妓女在作者笔下不再令人厌恶，相反，妓女被赋予了艳丽、娇媚、娴静、聪颖、娟秀、敏慧等内涵。这说明作者在塑造形象时匠心独运，有极高的写作造诣。

但是，《淞滨琐话》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。首先，该书宣扬了大量的天必胜人、阴阳轮回的思想，认为人的姻缘和事业天生注定，道士的预言可主宰人的生活，人死后到了阴间，冥王要作出来世的安排，等等。另外，该书宣扬了及时行乐的思想，认为人在世上，不过数十年而已，在这期间，应邀游休闲，招妓行乐，大有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之感叹。作者对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极加欣赏，因而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描绘招妓同饮、酒酣拇战、竞相猎艳等场景，并有诸多艳妓入选“艳谱”，儒生正是在与“艳谱”中的名妓欢爱作乐之后长叹逝水流年。最后，该书没有反映出较深刻的思想内容。前面提到，该书表现有进步的思想内容，但这只是局

淞滨琐话·前言

部的、附加的，并不居主要成份。从总体上讲，该书主要地停留在男女私情、逍遥自娱、游戏人生这一层面上，未曾紧扣时代的脉搏。这一点，使得《淞滨琐话》与作者的诸多政论文在内容、风格上迥然相异，《淞滨琐话》的社会影响力、号召力远不及他的政论文那么普遍、深入。

但是，也正是因为有了《淞滨琐话》，才足以构成王韬这一完整的创作主体。作者处于社会变革时期，世界观是异常复杂的。他既受有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又潜在地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，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双重制约着王韬。基于此，王韬作为当时儒生的典型代表，其思想、其心态、其生活方式、其双重人性，不仅通过其政论文加以说明，还通过其笔记小说《淞滨琐话》加以附加说明。

笔者对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《笔记小说大观》（十七）中的《淞滨琐话》部分进行了断句、标点、分段、繁改简等整理工作，工作中必有不当之处，当就教于读者、专家。

寇德江

1995年2月

自 序

天下之事，纷纭万变，而总不外乎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。人生堕地即哭，盖知所入非快活世界，而有生亦非乐趣也。人生于世，不过数十寒暑耳，有生则必有死。此数十寒暑中，自孩提无知，以迄乎龙钟待尽，其间或疾苦，或颠连，或忧愁，备人世诸苦恼，而一身受之，此即由佛经所谓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诸境而出。夫人一心在无挂碍，故富贵而忧戚，不如贫贱而快意肆志焉。今使问于人曰：“处逆境而心安，与处顺境而心劳，二者孰胜？”则必以心不困于境者为优。然人能知之，而不能行之，则已入于苦海中也。世间富贵荣华贫贱屈辱皆境也，境也者，不过暂焉而已，优游恬适，舒畅怡悦，所以养乎心者也。心能入乎境之中，而超乎境之外，且能凭虚造为奇境幻遇，以自娱其心。人于世间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，而忧喜哀乐会合别离以是而生焉。备历乎诸境，胶扰于心，宜乎发之无者白，齿之坚者危，魂魄一去，同于草亡木卒。顾此言乎处顺境而未及乎逆境也。其有极人伦之变，而涉夫人世之险巇，其境为至难，其心为独苦。

然则人自有生以来，浮湛阎浮提中，一苦恼众生耳。故曰：“我之所患在乎有身。”身自有生得来，而为诸苦丛射之鹄。人自乐有生，我自求无生。而生在世，其亦赘疣而已。余今年六十矣，虽齿发未衰，而躯壳已坏，祈寒盛暑，不复可耐，偶尔劳顿，体中便觉不快，略致思索则通夕不能成寐，见客问姓名，转顾即忘，把卷静坐，即尔昏然欲睡。思有所作，握管三四行后，意即不相缀属，以此而尤欲著书立说，其可得哉？倦游归来，却扫杜门，谢绝人事，应酬简寂。生平于品竹弹丝、棋枰曲谱，一无所好。日长多暇，所以把玩昕夕，消遣岁月者，不过驱使烟墨，供我诙谐而已。以此淞滨琐话，又复积如束笋，哀然成集也。

《淞隐漫录》所纪，涉于人事为多，似于灵狐黠鬼、花妖木魅，以逮鸟兽虫鱼，篇牍寥寥，未能遍及。今将于诸虫豸中，别辟一世界，构为奇境幻遇，俾传于世，非笔足以达之，实从吾一心之所生。自来说鬼之东坡，谈狐之南董，搜神之令升，述仙之曼倩，非必有是地，有是事，悉幻焉而已矣。幻由心造，则人心为最奇也。余于生老疾病，悲欢离合，已遍尝其境。所不知者，死耳。向居香海，入秋咳作，气上逆能着枕，终宵危坐达旦。日在药火炉边作生活，去死几希。长夜辗转，一灯荧碧，几于与鬼为邻。然昏厥瞽眩中，此心湛然，尚觉可用，追思前后所历，显显在目。感恩未报，有怨胥泯，痛知己之云亡，念知音之未寡，则又蹶然以兴，滋泗滂集。故兹之所作，亦聊寄我兴焉而已，非真有命意之所在也。岂敢谓异类有情，幽途可乐，鸟兽同群，鹿豕与游，而竟掉首人世而不顾也！夫荒唐之词，发端于漆园；怪诞之说，滥觞乎洞冥。虞初九百，早以是鸣。降及后世，抑复工已。余向作遁窟谰言，见者谬加许可。江西书贾至易名翻板，藉以射利。《淞隐漫录》重刻行世，至再至三，或题曰《后聊图说》。售者颇众，前后三书，凡数十卷。使蒲君留仙见之，必欣然把臂入林曰：“子突过我矣！聊斋

淞滨琐话·自序

之后，有替人哉！”虽然，余之笔墨，何足及留仙万一，即作病余呻吟之语，将死游戏之言观可也。

光绪丁亥中元后三日，天南遁叟王韬，序于沪北淞隐庐。

目 录

前 言 (1)

自 序 (1)

卷 一

徐麟士 (1)

药娘 (4)

李延庚 (8)

田荔裳 (12)

画船纪艳 (16)

倪幼蓉 (20)

卷 二

魏月波 (25)

白琼仙 (29)

卢双月 (33)

金玉蟾 (37)

煨芋梦 (42)

卷 三

刘淑芳 (48)

柳青 (52)

仙井 (56)

严寿珠 (59)

真吾炼师 (63)

邱小娟 (68)

卷 四

辛四娘 (73)

沈兰芳 (77)

皇甫更生 (82)

徐希淑 (86)

反黄梁 (91)

卷 五

龚蒋两君轶事 (96)

笔记小说精品丛书

乐国纪游	(100)	卷 九	红豆蔻轩薄幸诗(上)	
梅无瑕	(104)			(202)
袁野宾	(108)		红豆蔻轩薄幸诗(中)	
刘大复	(112)			(206)
纪四大和尚	(116)		红豆蔻轩薄幸诗(下)	
卷 六				(210)
剑气珠光传	(121)		朱素芳	(214)
花妖	(125)		东瀛艳谱(上)	(219)
箫仙	(129)		东瀛艳谱(下)	(223)
画妖	(134)	卷 十		
孙伯簏	(138)		徐太史	(228)
水仙子	(142)		玉香	(233)
卷 七			因循岛	(238)
谈艳(上)	(147)		梦中梦	(242)
谈艳(中)	(151)	卷十一		
谈艳(下)	(156)		燕台评春录(上)	(252)
粉城公主	(160)		燕台评春录(下)	(256)
邹生	(165)		珠江花舫记	(261)
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			记双烈	(265)
.....	(170)		瑶池仙梦记(上)	(269)
卷 八			瑶池仙梦记(下)	(273)
顾慧仙	(177)	卷十二		
杨莲史	(181)		瑶台小咏(上)	(278)
罗浮幻迹	(185)		瑶台小咏(中)	(283)
梅鹤缘	(189)		瑶台小咏(下)	(287)
柳夫人	(194)			

淞滨琐话·目录

沪上词场竹枝词 …… (290)	李贞姑下坛自述始末记… (298)
蕊玉 …………… (293)	陈仲蘧 …………… (300)

卷 一

徐 麟 士

徐麟士，崇明人，少负奇气。虽生长海滨，而识见广远；且膂力绝人，能挟数百斤物，超跃重垣，人以为昆仑奴之流亚也。生平嫉恶如仇，里中无赖有作盗窃者，悉擒治之，不少宽。以是诸无赖衔之刺骨，思有以中之，未得间也。一日，偶经古墓，土崩露石匣，掘而启之，中有一剑，稍加拂拭，光芒注射，知非凡物，宝之不轻示人。夜梦伟丈夫来曰：“余即冢中人也。子得宝剑，而不知剑术，亦何所用？我请授之。”生再拜，愿受教，梦中尽得其所授。及醒试之，一一不忘，以此益自负。

时长桥下有巨鼃，恒出为人患。县官募有能捕之者，予重赏。里人交谓之曰：“君能之乎？此鼃能激水三千丈，吞吐云雾，腾沓波涛。君恐非其敌也。”生忿然作色曰：“此蠢然一物耳，何足污吾刃？既欲为公等除害，奚惮一行？”即时仗剑入水。须臾浪涌若山，潮翻如雪，奔腾澎湃之声，震耳数里。经一二时许，乃渐平息。群见生剑悬鼃首，踏波而出，左手持革带，既近岸，视之鼃也。盖以革贯其甲裙故也，群众争曳之登岸，大几亩许，禽之饱数

百人，江水尽赤。里有长老曰：“子前身殆周处也，何不致力于学，博通今古，以备他日国家用？”生喜，乃折节读书，不复问户外事。无赖之图报者，其念亦寝。生戚某军门，六驻关外剿游匪，素悉生勇，驰书招之。生慨然起曰：“大丈夫建功立业，正在斯时。铭钟鼎而书旗常，夫岂异人任哉？”携剑囊书，束装就道，自芝罘达旅顺，以待修舶，小憩逆旅。一夕饮酒薄醉，隐几假寐，忽有戎装击刀入白者，向生半跪而请曰：“寡君命敬迓君子，乘輿已待于外。”生仓猝间，莫辩为谁，随之俱行。既登车，电迈飙驰，其去若驶，旋至岸尽处。遥望浩淼汪洋，极目无际，殆海也。车经由海中行，水分两旁若壁立。顷抵一所，车止。宫殿嵒峩，殆如王者居。门外甲士百许人，排班鹄立，状甚敬肃，即有峨冠博带者数人，自内出，拱手迎生。揖生入内，历门数重，始睹前殿。殿上悬灯千百盏，光明胜白昼。殿中珠帘翠幕，隐约不可辩，惟香雾四沛，氤氲不散。数人即于帘外禀白。闻言远客既临，当以礼见。乐作帘卷，则正中上坐者，乃一二十许岁女子，星冠霞帔，玉貌端妍，天人也。两旁侍立者，悉艳妆丽姝，玉色珠光，互相辉映。

殿上传生入见，生不觉膝为之屈。上坐者命人扶生起，赐坐于侧，谓生曰：“闻君义高千古，勇冠三军，固一世之英豪，当今之俊杰。今不远千里而辱临敝地，寡人凉德，何以堪此？此为净海，上帝命寡人莅治兹一方者有年矣。久庆安澜，无虞骇浪，乃不谓近有应海雌蜺，与鼉龙作偶，恃其跋扈，来肆凭陵。雌蜺之故夫，即前在崇海煽虐，为君手翦之于长桥下者也。今将借君威灵，兴师问罪，幸助寡人，君其勿辞。”生闻命意气慷慨曰：“敢不擐甲执兵，为诸军士先，以驱除此妖魅，奠王国家，当使彼远族，永作波臣，庶几无忝王命。”于是登坛视师，简壮士千五百人为前驱，千五百人为后劲，精选甲士二千人为中权，亲自率之。传檄至其国中，刻期决战。两军既遇，前驱猛厉无前，一战而胜。轻进遇伏，遂自败

淞滨琐话·卷一

绩，中权适至，生分二千人左右两翼夹击之，敌之前军退。鼉鼉各统一军继进，与生相接。生见鼉龙虎头燕颌，虬髯鹤眼，固昂藏一男子也，雌鼉亦一好女子，虽不逮净海女君之美，然雾鬓风鬟，丰姿绰约，殆如神仙中人。生飞剑欲斩鼉龙，鼉龙知不敌，急遁去。雌鼉吐水以淹生，生以剑挥之，水反倒注，盖生剑首有辟水珠也。雌鼉乃惊而奔，师溃。生率众军追之，直捣其巢。鼉龙为追军所围，不得脱。生至斩之，士气大振。雌鼉据其国之积石山以求和，且请愿与生结伉俪。是山险阻难攻，珍宝山积，固董卓郿坞之类也。生曰：“忘夫事仇，抑何淫而无耻哉！是真披鳞带甲之俦，杀之何足惜？”挥军环攻，历三昼夜始破。迁其贿盈百年，觅雌鼉弗得，继知其缢于荒谷，乃具棺葬之，撤师凯旋。还报于女君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女君郊迎三十里，待以上宾之礼，赐以黄金万镒，白璧十双，明珠百琲，锦绣文绮皆千端，他物称是，特张盛筵，饯之于别殿，妙选女乐百人，各就班行，彼歌此舞，更迭迭进，具有五花八门之观，又使演钱塘破阵乐，声音雄壮激烈，听之殊令人兴勒铭燕然之思。宴毕，仍命前戎装人驾车送之归。乃门而觉，则几上一灯荧然，万籁皆寂，寓童倦伏几下，犹未睡也。

生追思所梦，历历在目。叹曰：“此何异邯郸道上，一枕黄粱哉？世上功名富贵，一切皆作如是观。”遂作书辞其戚，不复为关外之行。方拟返旗，忽有贵客款关至，邀往观海市。生以初不相识，辞不赴。客曰：“此百年一次，为商家盛典，亦海国之大观。今岁以荷兰王子适来，斗奇炫富，矜多竞胜者，必倍于往日。君如有财，天下之异物，不难致也。”再三固请，生乃许之。贵客早备舟以待，双轮激水，其捷若飞。既至市肆，环集珊瑚珠见火齐木难之属，大半不能辩识其名。酒楼茗寮，多设于临街。生见一当垆女子，容华娟秀，似曾相识。径入投钱曰：“聊乞一盞，借以解渴。”女子睨视生而笑曰：“君颇忆别殿歌姬否？何别未数日，已淡漠无

情也？”生始恍然自失曰：“卿那得来？”女曰：“随女君俱至此间耳，相距百余舍，有萃珍圃，室极宏敞，即女君之所设也，君盍往乎？当有所得。女君固望君久矣。彼贵客者，乃女君之所使也，特为先路之导耳。”言次，贵客至，偕生联骑而往。奇珍瑰异，为生平目所未睹。别一室尽储前日赐物。贵客谓生曰：“此皆君之所有也。今日君当载以俱归。”生请一见女君，面为申谢。贵客曰：“人神道殊，幽显路异。事已泄露，似不宜再渎也。当垆女子以与君有夙缘，故女君特以赐君，用侍巾栉，备箕帚。此女有宜男相，他日必生亢宗子，以延嗣续。君虽抱负异材，然非功名中人，归后不必作出山想矣。今日拥饔宝，对佳丽，载西施一舸以东，艳福亦不浅哉！”遂送生登舟，而女子已先在舟中。一帆风顺，直达崇明。逮晓，生推篷窗而望之，则舟已系于己之门外石桩上。生乃偕女入室，而呼臧获辈出运物竟日，犹不能尽。

一夜，与女同梦正酣，忽睹伟丈夫昂然排闥而进，曰：“曩日宝剑，可赐还也。助君名成利就，亦思所以酬师哉！”生方欲起谢，遽拍其肩曰：“勿忘。”遽然竟醒，起视匣中，剑已杳矣。翌日，往寻古冢，为之辟地筑墙，树碑碣，种松楸，建屋十余椽，置守冢者司祭扫，更购田百亩，以奉春秋祀事焉。

药 娘

郑筱史，汴人，僦屋维扬为寓公。其居近小金山后，购冶春园遗址，葺而新之。楼台亭榭，颇有可观。又复叠石为山，引泉作池。池流曲折，驾以飞桥，东西回廊周绕，随地势高下为参差。最奇者为芍药圃，圃前有门，扁曰“尘飞不到”。字势飞舞有逸趣，吕仙降乩笔也。一入门内，便见高峰插天。循径而上，路殊纡余。既登绝顶，有亭翼然。倚栏纵眺，全园尽在目中。既达平地，则弥

望皆芍药也。雕栏石磴，环护倍至，中间所植为金带围，尤称名种。相距数十武，有楼五楹，极轩爽。楼上藏书数万卷，绡帙缥函，什袭珍皮，多人间未见本。楼左偏葡萄作架，薜荔为墙，槐榆千章，芭蕉百本。觅路而入，绿阴深沉。精庐三楹，为闲时憩息所，盛夏居之，几忘炎熇。生虽坐拥厚货，而不喜居积，会计之事，悉委于人。读书之暇，惟知蒔花玩石，此外别无所好。纳二妾，一曰绿媚，一曰素修，皆虹桥小家女子，颇识字。生另购二室以处之，月榭云窗，备极幽丽。室外杂植花卉。二室遥隔半里许，通以阁道，如亘长虹于半空。二女有时靓妆炫服，凭朱栏而延伫。见者疑为阆苑神仙，缥缈天外。生分宿二女处，月不过数日。偶有余闲，即课二女以唐宋人诗词。二女志甚相得，序齿以姊妹称，绿媚年十七，素修年十六，花貌玉肌，堪称双绝。素修于书史尤慧警。一夕素修方临窗握管书字，忽见窗外人影憧憧，疑为绿媚潜踪而至，因隔窗呼曰：“绿姊何不即入？乃作门外汉，须知窥观非正道也。”旋闻有弹指声曰：“既欲我入，何又闭门拒客耶？”其音清锐，绝不类绿媚。

姑启双扉，女已掩入灯下。视之，意态研丽，丰韵娉婷，艳发于容，秀入于骨，世间无此绝色女子也。不觉错愕却步。女曰：“姊幸勿惊，妹来伴寂寞耳，请观与卿家绿姊孰胜？”素修曰：“小园与外间隔绝不通，姊何由至？”曰：“妹久居尊园，姊自不识耳。妹来欲出小诗奉教，勿琐琐固诘，以败清兴。”袖中出诗本一束，掷素修前。素修视其签题曰：“紫霞轩吟草。”下署“竹西谢春芬药娘著”。于是始知女字药娘。

开卷七绝一首，句妙欲仙，心甚好之，竟忘其为宵深地僻从何处来也。亦出所作示之，相与娓娓谈诗。烛屡见跋，呼婢瀹茗，以解渴吻，佐以饼餌，曰：“仓卒未知姊临，不能作咄嗟主人，姊勿怪也。”俄而村鸡唱晓，女乃别去，素修约以明夕来，女曰：“明